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哲学的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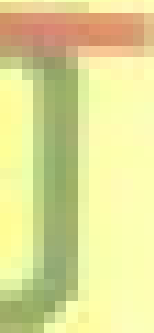
〔美〕杜威著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出版

# 哲学的改造

陈嘉庚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哲学的改造

[美] 杜威著

许崇清译



商务印书馆

198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的改造**

[美] 杜威著

许崇清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515-9/B·58

---

1933年4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8年5月重印第1版(修订本) 字数 95千

1989年7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张 3<sup>1</sup>/<sub>4</sub>

印数 6,100册

插页 4

定价: 2.40元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 目 次

第一章	哲学的在变化中的概念	1
第二章	哲学改造中的几个历史因素	15
第三章	哲学改造中的科学因素	28
第四章	关于經驗和理性的已变的概念	40
第五章	理想与现实的已变的意义	55
第六章	論理改造的意义	71
第七章	道德观念中的改造	86
第八章	影响社会哲学的改造	100

## 第一章 哲学的在变化中的概念

人与下等动物不同，因为人保存着他的过去經驗。过去所經歷的事还能再現于記憶，而現在所遇到的事，周圍都有許多与既往相类事件的思想。至于动物，所有經驗都是随起随灭的，各个新的动作或感受都是孤立的。惟独人类自有有一个世界，其中所有事件都充滿着既往事件的許多反响、許多回忆，其中事事均能引动其他事物的回想。是以人类与山野間的兽类不同，他不仅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而且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象征的世界。一塊石，不只是人撞上去觉得硬的东西，而且是他的先人的一个紀念碑。一朵火，不独是个能燃燒而溫暖的东西，而且是家庭悠久生活的一个象征，游子久别归来所响往的欢乐、营养和庇护的永久的泉源的一个标帜。人与炎炎烈火相触，必致受伤，但在爐竈中他却不加畏避，反而向它崇拜，并且为它而战斗。举凡表識人性与兽性有別，文化与單純物性相异的这些事物，都是由于人有記性，保存着而且記錄着他的經驗。

然而記憶的复現卻与实际不同。我們自然記得有趣的事物并且我們記得它也正因为它有趣。我們不是为过去而追念过去，却因为过去有所裨补于現在而怀想过去。是以記憶的本原与其說是知的、行的，毋宁說是情的。野蛮人想起昨日与野兽搏斗，不是为了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动物的性質，也不是为了要筹画明天更好地作战，而是为了要再引动昨日的兴奋来排遣今日的寂寥。但記憶虽有战斗的兴奋，而無战斗的危險和憂惧。反复玩味它，即多添点

与目前实际或过去均不相同的新意义給它。记忆是代替的經驗，有实际經驗的情緒的价值，而無实际經驗的緊張、变动和麻煩。战胜的喜悅在祝胜的舞蹈里比在战胜当时还要强烈。当獵人在露营中圍着篝火，相与追述描摹行獵的情形时，行獵的自觉的、真正合乎人情的經驗才产生出来。在当时，注意为实际的情势和不安的緊張所牽制，到后来，各种情形才排成一段故事，融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在实际經驗时，人只是一刹那一刹那地生存着，所竭力应付的即于其刹那中所發生的事件。但当他在思想里檢閱既往的一切刹那时，一場戏剧便井井有条地形現出来。

人將他的过去經驗复現于眼前，为的是要对现在的空閑加点兴趣，以免寂寞，记忆的生活原就是一种幻想和想像的生活，而非精确的回忆的生活。充其量不过是一段故事，一場戏剧。只是那些于目前有情緒的价值，而对于目前那段故事，無論是在想像中自述，或对傾听者陈說，均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才被选取。那些不足以引起对于格斗的战慄，或于其成敗無足輕重的，就被舍去。各种事件都安排到能够适合于那段故事的性質。古代的人，当他閑居無事，并不实际从事于生存竞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生活在一个记忆的世界，即一个暗示的世界。暗示异于回想，在于不問其正确与否。其正确与否是比較不重要的事。一朵云有时暗示一匹駱駝，有时暗示一个人的面孔。这些暗示，若非曾經見過实际的真正的駱駝和面孔，就不会产生。但实际是否相似却没有甚么关系。根本要点是在追蹤那旋生旋灭的駱駝或面孔的形迹时那种情緒的兴趣。

人类原始时代史的研究者記述許多动物故事、神話和祭典所起的巨大作用。有时竟从这个史的事实中造出一种神秘来，好像是表示原始人的心理与現代人的心理不同的样子。但我想这却不难說明。在农業和較高的工业技术尚未發展起来以前，除了为求食或



为免除敌害以謀安全的較为短期的劳苦外，空閑的期間是很長的。我們本着我們自己的習慣，往往以为人总是忙着有事做，就是沒有事做，至少也想着甚么事，或計劃着甚么事。但那时的人只是在行獵、打魚或远征时才忙一陣。而当其是在醒着的时候，他的心就要有所寄托，不能因为他的身閑着，他的心也就真正地空着。那么，除了关于野兽的經驗，以及在戏剧兴味的影響下使行獵所特有的种种事件成为更有条理和更生动的經驗以外，还有甚么想念会闖进他的心里呢？人既在他的想像里將他的现实生活中有趣的部分戏剧化了，野兽本身必然也跟着戏剧化。

它們是登臺的正脚色，因此帶有人的特征。它們也有各种欲望、希望、恐惧，有爱情，有好惡，有胜敗。而且它們既是維持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主要分子，它們的活动和痛苦，在把过去生动地复活起来的想像中，自然就使它們成为人們的社会生活的真正参与者。虽然它們被獵，它們畢竟是讓人將它們捉去的，也就成了人們的朋友和同盟者。它們的确是竭力效劳于它們所屬共同生活体的安宁幸福。于是便产生出不止是关于动物的活动和性情的許多故事傳說，而且还产生出以动物做祖先、英雄、种族的标帜和神鬼的許多仪节祭典。

我希望諸君不至以为我所講的离哲学的起源問題太远。因为我想哲学的历史的起源非这样地，或更加深远、更加詳細地考察下去，不能理解。我們要曉得通常人独居無偶时的通常意識不是知的考察、研究，或思辨的产物，而是欲望的产物。人本受动于希望、恐惧和爱憎。只在他服从一种違离人性的訓練，或从自然人的見地說，人为的訓練时，才不如此。我們的書籍，科学的、哲学的書籍，自然是受过优异的知識訓練和修养的人所著述。他們的思想已由習慣而自然合于理性，他們以事实限制想像，他們組織观念是

論理的，而非情緒的、戲劇的。即當他們游心于虛幻夢想的這樣的時候，大概比我們通常所知道的還要多——他們也曉得他們在做什么。他們分開這些幻想，斷不至將它們的結果和客觀的經驗相混。我們好以己度人，并往往因為科學的、哲學的書籍是心中有了合理的、論理的和客觀的習慣的人所著述，便以為同一合理性業已由他們賦與普通人，却不知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在未經訓練的人性里是不相干的插話一樣的東西。一般人并非受制于思想，而是受制于記憶，而記憶又非實際事實的記憶，而是聯想、暗示、戲劇的想像。發于心中的暗示的價值的測定標準不是事實的一致，而是情趣的相投。它們能引動和增進情感而適合于戲劇的故事么？它們是否洽于人們當時的心情，而能表達該共同生活體的傳統的希望和憂患么？如果我們願意放寬一些來使用“夢”這個字，我們就竟直可以說，人除了有時實際去勞動和斗爭，都是生活于夢的世界，而非生活于事實的世界，這個夢的世界是以欲望為中心，而欲望的得失構成它的材料。

將古代人類的信仰、傳說看作世界的科學的說明的嘗試，看作只是錯誤和荒謬的嘗試，就是犯大錯誤。哲學所從而最後出現的素質，本與科學和說明都無關係。它是譬喻的、憂患和希望的象征，由想像和暗示所造成，並沒有理知所面臨的客觀事實的世界意義。它是詩，是戲劇，而不是科學。它超越科學的真理和謬誤，事實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是和詩一樣的。

然而這個原始的素質，在它成為真正的哲學以前，至少還要經過兩個階段。一個是故事傳說和附隨着它們的戲劇化凝固的階段。起初，經驗的情緒化了的記錄大多都是偶然的、暫時的。引動個人情緒的事件被抓住了，編作寓言，或演為啞戲。有些經驗因為是常常反復遇到的，便以為是和整個集體都有關係，于是一般化

了。个人所独建的冒险成为该种族的情绪生活的代表和模范。有些事件关系整个集体的悲欢、忧乐，于是受到特别重视。传说的一种结构由是成立了。故事成为社会的遗产，哑戏的动作成为定规的仪节。这样构成的传说再转而为个人的想像和暗示所遵循的规范。想像的一个永久的结构形成了。了解生活的一个共同方式长成了，个人由教育导入这个方式去。个人的记忆不知不觉地或由一定的社会要求，而同化于集体的记忆或传说，个人的想像融合于社会集体所特有的思想体系。诗歌有了一定的格律声韵。传奇成为社会的规范。演串人情上一樁重要经验的原始戏剧变为祭礼。先前是自由的那些暗示凝为种种教义。

这样的教义更由征服和政治的兼并促成并确立了其组织性和拘束力。当政权的领域扩大时，它就有一个明确的动机，来组织和统一那些曾是自由而浮动的种种信仰。除由交际的事实和互相理解的必要而发生的自然调节和同化外，还常常有政治的要求，引导统治者集中各种传说和信仰，以扩张和巩固它的威势和权力。犹太、希腊、罗马以及其他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都记载着，为维持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统一和更广泛的政治权力，对于以前各种地方教仪和教义均曾不断加以改革。我在这里要和诸君一同假定：人类的更博大的天地开辟论和宇宙论，以及更宏远的道德的传统，就是这样发生的。实际是否如此，我们不必过问，更不必说明。为了我们的目的，只须认定，赋与想像以一般的特性，赋与行为以一般的准则的教义和教仪的确定和组织是在社会影响下发现的，这样的统一是一切哲学构成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就已够了。

这个信仰的观念和原理的组织 and 一般化虽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仍不是哲学的唯一充分的产生者，还欠缺一个对理论体系和智性证明的动机。这个动机我们可以假设是由下列要求供给

的，即体现在传统的法典中的道德准则和理想对逐渐长进的实际、积极的知识的调和的要求所供给。因为人断不能完全做暗示和想像的生物。继续生存的要求必须要他们注意世界的现实的事实。环境对于观念的构成实际上所加的约束虽是很小——因为无论怎样荒谬的思想都有人相信——但全然置环境于不顾亦能立致灭亡，就在这种情况下环境要求观念有一定最低限度的正确性。有些东西可以充食品，这些东西在一定的地方可以寻获，水能淹人，火能燃烧，尖端能刺亦能割，重的东西若不支撑着就会下坠，晝夜的交替、寒暑的往来、晴雨的变动，都有一定的规律性，诸如此类的寻常事实就是原始人也要留意。其中有些是极明显而紧要的，几乎没有运用想像的余地。孔德曾说过，一切自然的性质和力量虽都可拟作神，但向未见有一野蛮民族是奉重量为神的。保存和留传人类观察所得关于自然事实及其因果关系的知识的一个常识的概括的体系逐渐成长起来。这些知识与工业技术和职业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这些活动的能否成功，完全系于材料和工作进程的观察是否正确。这些活动是连续的、规则的，只靠无常的魔术不能奏效。夸张的、想像的概念和现实的经验比起来，前者自然就被淘汰。

水手比织工迷信更深，因为他的活动多为急变和不可逆料的突发事件所左右。然而水手纵使相信风是不可制馭的神意的表示，而对于风仍不能不熟习若干运使船、帆、橹的纯机械的原理。火可以看做超自然的龙，因为迅疾光怪而残暴的火焰常令人联想到敏捷而危险的巨蟒。然而用火来烹调食物的主妇仍不能不观察通风，拨火和木化成灰种种机械的事实。金工就热的作用的条件和结果积累的精确知识则更多。在举行特别仪式的场合，他也许会保守着传统的信念，但在平常日用则大抵摒绝这些观念。他日常用火的时候，只觉得这是因果的实际关系所支配的、千篇一律平淡

無味的一種動作。技術和職業愈發達、愈精細，實証的和檢驗過的知識愈擴充，所觀察的事件則愈複雜，而其範圍也愈廣。這種技術的知識產生科學所由發源的關於自然的常識。這種知識不但供給實際的事實，而且賦與運用材料和工具的技巧，如不泥守舊例，這種知識就能促進實驗的習尚的發展。

和共同生活體的道德的習慣、感情的好尚和慰借密切關聯的架空的信念，久已與日益增長的實際知識並行。在可能的場合它們交錯起來。在其他場合它們抵觸不能相入，兩者便各自分離如處別室。彼此既然隔絕，它們的抵觸性無從發覺，也就沒有調和的必要。這兩種精神的產物，因為它們的所有者所屬社會的階級有別，往往是截然分開的。宗教的和富於詩意的信念，得到一定的社會的、政治的價值和功能，保持在和社會的支配者直接聯系着的上層階級手里。工人和工匠是平凡的实际知識的所有者，占着較低的社會地位。他們的這種知識為社會所輕蔑，因為社會藐視從事體力勞動的手工業者。如在希臘，雖有雅典人所修得的觀察力的犀銳，推理力的超卓，以及思想的自由，但實驗法的一般的和系統的应用却遲遲無甚進步，就是基於這個事實，這是無疑義的。企業中的工匠既然在社會階級上僅高奴隸一等，因此他們的這種知識和他們所用的方法當然也就沒有價值和權威了。

然而實際知識終於增長到那樣多和那樣廣，以致與傳統的和架空的各種信念，不但在細目上，而且在精神和氣質上，也發生了沖突。怎樣沖突和為甚么沖突，這些瑣絮問題不必深究，在西方被稱為哲學的那種學問的發源地希臘的所謂詭辯論者的運動中發生的就是這種事情，這是毫無疑義的。詭辯論者因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得了一個永遠不能擺脫的惡名，這樁事實已足證明這兩種信仰的爭辯在詭辯論者確是要務，而這個爭辯，對於宗教信仰的傳統

体系和行为道德的訓典，又引起一个紊乱的結果。虽然苏格拉底明明是以誠意去謀兩方的調和，但因他处置这个問題是本于实际的方法，注重它的法則和标准，遂被指为侮慢神明，毒害青年，而被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的厄运和詭辯論者的惡名可用以暗示傳統的情緒化了的信念和平常的实际知識間所存的显著的对比。比較的目的則在于說明：所謂科学的优势在于后者，而社会的尊崇和权威的优势，以及与生活所由而得其奥义者相接近的优势，則在前者。在外形上，环境的特定而明确的知識只限于技术的和有限的范围。它与工艺关系甚大，而工艺者的目的和价值究竟还是很小。工艺不过是末技，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种賤業。誰会把造靴的技术和治国的技术等同起来？誰会把医生医治身体的技术和牧师医治灵魂的技术等同起来？柏拉圖在他的對話篇里常常这样描写这种对照。靴匠虽能判定靴的好坏，但穿靴是好是坏和甚么时候好穿靴，这些比較更重大的問題他却不能判定。医生虽善于診斷健康，但是活着或死了是好是坏，他却不曉得。技术者关于一部分技術問題虽屬內行，但关于真正重要的，如对于价值的道德問題，他却無法解决。所以技术者的知識本来就較低，要受一种啓示人生極致和目的的較高的知識所支配，这样技术的和机械的知識才得安于其所。并且在柏拉圖的著作里，我們也看見他用着适度的戏剧的笔致，在一些特定人物的冲突中，將傳統和純知的新要求的斗争描写得極其生动。保守論者对于用抽象的法則，用科学去教授战术非常惊异。人不独要战斗，而且要为祖国而战斗。抽象的科学不能傳授爱和忠义，即从技术方面說，亦不能代替那些从忠于祖国的精神里体验出来的种种战斗方法。

學習战术的途徑在于与已經学得防衛祖国的方法的人相处，

吸取他的理想和習慣，簡言之，即实际熟悉希臘人对于战斗的傳統。比較敌国和本国的战术以寻出抽象的法則，即是投奔敌人的傳統和神，也即是开始背叛祖国。

这样生动获得的見解足令我們領悟到实証的見解与傳統的見解在接触时所引起的对立。后者不独在社会的習慣和节操里根深蒂固，而且包藏着人生所追求的各种道德目标和所遵守的各种道德規律。所以它和生活本身是一样地深奥，一样地广博，并且由于人們在实现其人性的社会生活的温然可亲的燦爛色采而悸动。反之，实証的知識只是关系物理的功用，而欠缺由祖先的牺牲和时人的欽仰而神聖化了的教規的热烈联想。由于其性質有限而且具体，因而枯燥無味。

惟具有更銳敏、更活潑的精神的人，如柏拉圖本人，当时已不复能与那些保守的市民苟相附合而甘于因襲旧式的信念。实証的知識和批判的研究精神日形長进，旧式的信念遂日就崩潰。在确实、精細和可以証明这几点，新知識都有長处。傳統目的和范围方面虽屬高尚，而其基础則甚薄弱。苏格拉底曾說过，不起疑惑的生活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因为人是合理的存在者，是要疑惑的。从而人必須寻究事物的理由，断不能因習慣和政治的权威而只管承受。应该怎样办呢？發明一种研究和証明的方法，將傳統信念的本質放在一个不可动搖的基础上，發明一种思考和知識的方法，純化傳統而無損于其道德的和社会的价值，进一步更由純化而增强其势力和权威。簡單地講，就是使从来靠習慣維系下来的东西不复依靠过去的習慣，而以实在和宇宙的形而上学为基础，使它复兴。形而上学是代替習慣而为更高尚的道德的和社会的价值的泉源和保証——这就是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所發展的欧洲的古典哲学的主题，这是一种在中世紀欧洲基督教哲学重行論述和更新的哲学。

如果我沒有弄錯，直至最近還支配着歐洲的系統的建設的哲學的任務和目的的全部傳統，都可說是由這種情勢發生的。如果我所述哲學的起源出自調和兩種絕異的精神的產物的嘗試那一主要論點是正確的，那麼，說明從來不屬於相反的和異端範圍內的哲學的特質的關鍵，已在我們掌握中了。第一、哲學不是從公正不倚的源頭發生，自始就定了它的任務。它有它所當完成的使命，並且事前已對這個使命發誓過。它必定要從受到脅逼的過去的傳統信念里摘出道德的核心來。這樣做是非常好的；這種功夫是批判性的，並且是為了唯一的真正的保守主義——即保存和不拋棄人類所已取得的價值的真正的保守精神。但它還要事先以合乎過去的信念的精神去提取道德的本質。與想像和社會的權威結合得太密，實無法動搖。在與既往的形式截然不同的形式里想念社會制度的內容是不可能的。哲學的任務是要在合理的基礎上辯護所繼承的信念和傳統習慣的精神。

但這樣產生的哲學，因為它的形式和方法太新，在一般雅典人都覺得它是過激，甚至視為危險。在刪除附贅和屏棄被一般市民視為與根本信念同是一物的諸因素這一意義里，它是過激。但隔着歷史的遠景並對照着後來在各種社會環境里發展出來的各種思想的形態來看，就可以明白究竟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對於希臘的傳統和習慣的意義怎樣深刻地考察過，所以他們的著述能和那些偉大的戲劇作家的著述一樣至今仍是研究希臘人生活的中心理想和抱負的學者的好伴侶。沒有希臘宗教、希臘藝術和希臘的國民生活，他們的哲學是不能成立的，而那些哲學者所夸耀的那種科學的效果却是皮相的、不足輕重的東西。哲學的這個辯護的精神，當十二世紀中世紀基督教欲謀自己的系統的合理表現而利用古典哲學，尤其是亞里斯多德哲學，以証證自己的義理時，更為顯著。十



九世紀初期德国的主要哲学体系，在黑格尔假借唯理的唯心論的名义以辯护当日为科学和民众政治的新精神所威胁的学說和制度时亦有同样的特征。結局就是那偉大的体系也不能超脱党派的精神，而参杂着先入的信念。他們既然同时主張完全的知性独立和合理性，遂往往攙入一种不誠实的因素到哲学中去，而且在那些哲学的支持者方面这樁事情是出于無意的，其流毒尤甚。

从此就产生出哲学的第二个特質来。哲学既以辯护因情趣的契合和社会的尊崇而被接受的事物为目的，自然就重視理由和証明。但因它所处理的材料本来就欠缺內在的合理性，便不能不靠論理的形式做掩飾。在处理事实問題可以运用更簡單、更粗略的論証方式，即將事实作成問題而指証其論点——这是一切論証的根本方式。但当不能靠習慣和社会的权威使人信受，更不能靠經驗的証明諭人，要想令人悅服地把教义奉为真理时，除了擴張思索和証明的严肃的外貌，沒有別的方法。于是，抽象的定义和超科学的議論从此出現，使許多人厭弃哲学，但对于其信奉者則仍为一种吸引力。

最坏的时候，是使哲学成为一种搬弄命辞的把戏、瑣細的論理和广博周詳的論証的徒具外表的各种形式的玩弄。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成为为体系而体系的一种爱著，以及对于正确性的一种自許。白特勒(Butler)大主教曾宣布过“盖然”是生活的指針，却絕少哲学家敢說哲学对于無論甚么东西，凡是盖然的，都可以滿足的。由傳統和欲望所形成的習慣會自称有究竟性和不变性，也會自称能規定行为的确定不移的法則。在历史上哲学也早已自命能下同样的决定，后来这种腔調便常附在古典哲学里面。古典哲学力說他們比各种科学都更为科学——哲学是必需的，因为一切特殊科学都不能达到究極的完全的真理。像威廉·詹姆士(William